

中 华 文 史 新 刊

红楼梦版本与文本



曹立波
著

本书是作者十年间发表的红学论文专集，收文章二十二篇，分三个部分。文本研究篇主要从文学角度论述了与小说创作相关的问题。版本研究上篇侧重于抄本系统，详细论述了北师大藏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手抄本的发现、查访和考论的全过程。版本研究下篇侧重于刊刻本系统，从程甲本、东观阁评点本，到蝶梦仙史汇评本，探讨了清代一百多年间《红楼梦》主要刊本的源流和传播状况。本书的出版对《红楼梦》的版本和文本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中 华 书 局

中 华 文 史 新 刊

红楼梦版本与文本

曹立波 著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版本与文本/曹立波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7. 7

(中华文史新刊)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664 - 8

I . 红… II . 曹… III . 《红楼梦》研究 - 文集

IV . I207.41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4312 号

书 名 红楼梦版本与文本

著 者 曹立波

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

责任编辑 凌金兰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7¼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5664 - 8

定 价 35.00 元



曹立波，1964年生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1985年哈尔滨师大文学学士，1988年天津师大文学硕士，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获文学博士学位。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。1988年起在高校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、研究工作。曾在《文学遗产》、《红楼梦学刊》、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。学术专著有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》、《建安七子集校注》（应玚集），《红楼十二钗评传》等。曾在百家讲坛、名师讲坛等电视栏目，以及“燕园话红楼”节目讲解《红楼梦》的诗词和人物。

序

《红楼梦版本与文本》收录了曹立波博士自1996至2006年这十年间发表的《红楼梦》研究文章。立波起初把自己的这部论文集命名为《碧玉红楼》，是很有趣的。“红楼”，自然是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的省称；而“碧玉”，我似乎体会到了某种寓意。这两个字，虽然曾是古代女子的名字，但人们所想到的无疑是“小家碧玉”的涵义，即所谓“碧玉小家女，不敢攀贵德”（《乐府诗集·清商曲辞》）。立波把这两个字嵌入自己的书名，显然是一种自谦。这很好，因为当今世道是以“张扬”、“热炒”为时尚的，所以偶尔看见这真诚的谦逊，感到特别可贵而亲切。更何况“碧玉”虽是小家女子，却有着纯朴、清新的品格，而这种品格，我以为，恰是这部文集中二十二篇文章的共同特点。后来在付梓时考虑到要突出论著的学术性，便改成了现在这一更为平实的书名了。

本书中所选辑的二十二篇论文，是作者十年来撰写并已正式发表的谈论《红楼梦》的心得。但据我所知，这十年间，立波的研红之工作并非仅此，例如，在2004年她还出版了颇为学界关注的学术专著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）。

作学问，按清朝人的说法，总离不开辞章、义理、考据，而最难得的是能够做到“三端相济”。我时时记起，并且一有机会就要转述已故西南师范大学谭优学教授的一段妙论，他说：“辞章之论，是求美；义理之辩，是求善；考据之学，是求真。故为学之道，即是对真善美之追求。”这番言论，虽不深奥，但我却很有启发。今读立波之文，二十二篇中有一部分就是考据之作，如关于北师大藏本的《考论》，关于东观阁本与程本关系的《考辨》，关于本衙藏板本的《考辨》，关于蝶梦仙史批语的《考辨》等。其中最感兴趣的是《“东观阁原本”与程刻本的关系考辨》一文，我以为，正是通过对两者关系的考辨，才有力地论证了东观阁本在《红楼梦》版本史和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价值。立波的博士导

师张俊教授说过,她的有关东观阁本的论文,都是在“广泛搜求和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坚实基础之上撰写而成的”(《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·序》)。以张教授为人与治学之严谨,这“坚实基础”四字,既非随意泛论,更不会轻易“给予”。

几年前,北师大馆藏抄本的发现,经媒体报道,曾为学界的热门话题。立波与张俊教授,作为此抄本的最早发现者与研究者,他们付出的辛劳,我是略知一二的。今收入文集集中的《综述》、《概述》、《查访录》、《考论》等文,写得朴朴实实、清清楚楚,忠实记录了事实的经过,为后世读者留下了“真相”与“信史”,为红学史写下了值得关注的特殊章节。

立波的“考辨”与“述评”之作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青年学者的勤奋。有论者云,对于一个投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来说,勤奋,既是最高的要求,也是最低的要求。我想,这话是很对的:没有勤奋,何谈研究!立波的成果,正以事实说明了这个道理。

据我所知,立波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,就曾在高校中文系讲授过魏晋隋唐的诗文。古典诗文的修养,似为立波带来了红学研究的“灵性”。水、石意象的阐释,花卉背景的论析,作为《红楼梦》文本研究的新的思路 and 空间,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。《红楼梦》是小说,是文学,这话说了千万遍,已属老生常谈,似乎远不及诸如秦可卿是胤初之女、张太医药方是密码之类的奇谈怪论更有刺激性,然而,这确是实实在在的“真理”。因此,对《红楼梦》文本的文学研究,包括意象的阐释、诗化的探索,应该被视为“红学”的主体,凡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见解、新的思路,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鼓励。

我不想说立波的这部论文集是融辞章、义理、考据于一炉的大作,更不想说立波本人是“三端相济”的红学新秀,我想说的是,立波研究红学,从版本考证入手,进而对文本进行理性和诗性的探索,一路走来,确是在正路上。这一点,首先应归功于她的导师的引导,同时也有赖于她本人的良好的素质。

我与立波,作为忘年交,已相识多年。在我的印象中,她总是那样热情爽朗,不卑不亢,落落大方。现在,她的第一本红学论文集即将付梓,嘱我写几句话。我曾真诚地奉劝她去向名家索序,因为我知道,“名人佳序”是可以为书增色的。然而,她似乎不太介意我的奉劝,依然坚持着。于是我遵嘱写了以上的读后感。

摆在我面前的这二十二篇专门研究红学的文章,是立波在已经过去的十年间写成的;我不禁想到,在今后的十年间,她又将写出怎样的文章呢?这虽然要在十年后作出答案,但我却相信,以她的勤奋、灵气和坚持走正路,十年后,她一定会编选出更成熟的新的论文集。到那时,我倘能以更战颤的手执笔写下几句新的读后感,无疑是一个老翁的欣慰。

段启明

2006年12月于北京西郊花园村

目 录

序	段启明1
---------	------

文本研究篇

风流名士 尽显才情	
——略论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动机	3
《红楼梦》的清代小说创作时尚特征	11
阮籍对《红楼梦》的影响举隅	25
《红楼梦》立体式网状结构模型的构建	32
从性格的阴阳互逆看凤姐和宝玉	45
《红楼梦》对水、石意象的拓展	50
《红楼梦》中花卉背景对女儿形象的渲染作用	60
湘云和妙玉在《红楼梦》中的间色作用	70
红楼开卷第一个女子	
——香菱形象的意义	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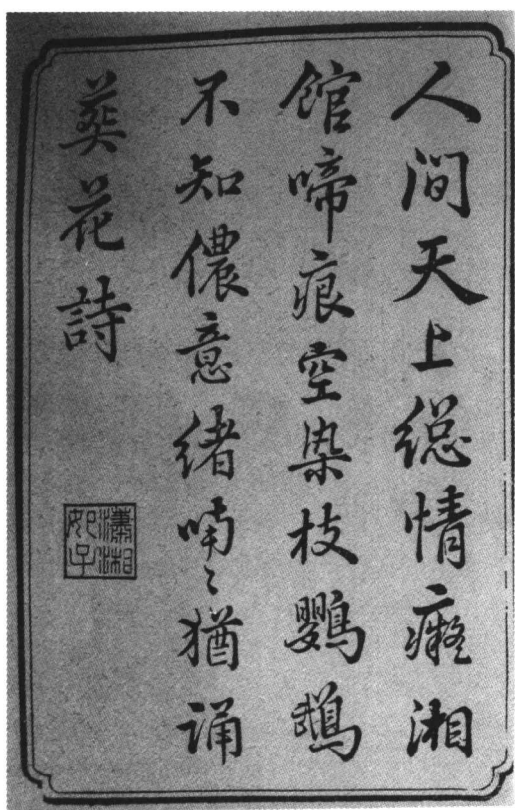
版本研究篇(上)

我看到北师大脂评本的经过	109
北京师范大学藏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专家座谈会综述	112
北师大藏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抄本概述	118
北师大藏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版本来源查访录	131
北师大藏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抄本考论	145
《红楼梦》版本的流传与北京琉璃厂	170

版本研究篇(下)

“东观阁原本”与程刻本的关系考辨	189
本衙藏板本《红楼梦》考辨	205
《红楼梦》东观阁本评点的体例	214
《红楼梦》东观阁评对姚燮批语的直接影响	223
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的传播盛况述评	239
蝶梦仙史的《红楼梦》批语考辨	248
《红楼梦》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 ——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	254
后 记	265

文本研究篇



《红楼梦》程甲本林黛玉绣像题咏

风流名士 尽显才情

——略论《红楼梦》的创作动机

曹雪芹为什么要写《红楼梦》？这是个难以“一言以蔽之”的问题。曹雪芹是否像有些明清小说作家那样，立足于人伦教化呢？与《红楼梦》同属世情小说的《金瓶梅》，意在“明人伦，戒淫奔，分淑慝，化善恶”^①；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纪昀创作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“大旨要归于醇正，欲使人知所劝惩”^②。而《红楼梦》，从文本到同代人的序评，难以找到此类明确的阐述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定名之前写有《风月宝鉴》，他曾指出“《风月宝鉴》是戒妄动风月之情”^③。正因为曹雪芹对局限于“戒淫劝善的说教”^④之类的小说不满意，所以才在此基础上除旧布新，改写成《红楼梦》。可见，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动机已经远离了人伦教化。

“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书坊主一度主宰通俗小说的创作”^⑤，曹雪芹是否像有些明清小说作家那样，为牟利而写小说呢？“小说史上确有一些杰作的创作与书坊主无涉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卷首就声明他并不追求‘世人称奇道妙’与‘喜悦检读’”^⑥。曹雪芹不是唯利是图者，否则凭他的才艺，决不至于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^⑦，也绝不会做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^⑧专注一部书的愚钝之事。

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的主要动机，不在于人伦教化，更不是为商业牟利，而是为了表现名士风采。魏晋以来，中国文学开始走上自觉创作之路，便有了“诗缘情而绮靡”^⑨的创作主张。《红楼梦》的创作，实际上是沿袭了这一文学传统，在小说中追求“情”和“绮”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里交代了小说的写作动机“大旨不过谈情”。一个“情”字，研究者曾有多种解说。笔者认为，在谈情的过程中，曹雪芹意在于儿女私情上寄予名士情怀，以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为天平，表达对小说人物的爱恨亲疏。

还要强调的是,在“谈情”的同时,曹雪芹也流露出施展才华、表现文采的愿望:“观其事迹原委,亦可消愁破闷;至于几首歪诗,也可以喷饭供酒;其间悲欢离合,兴衰际遇,俱是按迹循踪,不敢稍加穿凿,至失其真。”这段表白的重心在小说的真实性上,但“几首歪诗”也不可忽视。作者采用了欲扬先抑的笔法,于自轻自谦之中,强调了书中所写之诗。虽然不同于他所指责的那些为了“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”而假捏出小说情节的作家,但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丝毫没有忽视的是,竭力施展自己在写诗作赋等方面的才能。

简而言之,《红楼梦》在“大旨谈情”的同时,还要施展才华。诗情画意、绮丽多姿的《红楼梦》,最终实现了曹雪芹的创作意愿。恃才傲物、重情轻礼,是汉魏以来名士特有的风采。曹雪芹其人其书,生动展示了这一风采。因而,《红楼梦》的创作,可以看作是一位风流名士在抒发情怀、在激扬文字。

一 爱将笔墨逞风流:曹雪芹的名士风采 在文字上的表现

曹雪芹的祖父,康熙朝著名学者曹寅就曾“多与名士交游酬唱”^⑩。曹雪芹也承袭祖上遗风,“其人素性放达,好饮,又善诗画”^⑪,颇具名士风采。历史上,那些鄙视礼法、我行我素、名扬四海、恃才傲物的风流名士,从魏晋的阮籍、嵇康到明代的唐寅,他都十分推崇。

“自汉末以来,古代名士主要通过六种生存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心理自救。一是谈玄、吃药、求仙;二是饮酒;三是怡情山水,投身田园;四是依红偎翠;五是激扬文字;六是琴棋书画。”^⑫这六个方面,曹雪芹似乎兼而有之,最突出的则是激扬文字。这一点,从曹雪芹朋友的赠诗中,我们不难找到佐证。敦敏、敦诚兄弟俩曾有“傲骨如君世已奇,嶙峋更见此支离”^⑬,以及“爱君诗笔有奇气,直追昌谷破篱樊”^⑭等诗句,赞扬了他的“傲骨”和“诗笔”。张宜泉也在《题芹溪居士》一诗中写道:“爱将笔墨逞风流,庐结西郊别样幽。门外山川供绘画,堂前花鸟入吟讴。羹调未羡青莲宠,苑召难忘立本羞。借问古来谁得似?野心应被白云留!”勾画了芹溪居士恃才傲俗、寄情山水的名士风采,也指出他“爱将笔墨逞风流”的嗜好。

在文采的表现上,作者着力于展示自己的知识存储量和艺术创造

力;尤其是后者,他因诗才而设置小说的人物情节,追求才气的展露,表现出传统名士的风采。

《红楼梦》表现曹雪芹才华的文字大体可分两类,一类是陈列知识型的,一类属于艺术创造型。我们先看前者。俗话说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这句话,有时是为“拙”妇开脱的一句遁词。在创作上,曹雪芹则无愧于一位积蓄丰盈的巧妇。无论写到哪个领域,他的知识积累都呼之即出。仅以衣、食、住的描写为例,我们便能一叶知春:首先看服饰的描绘。从凤姐的“翡翠撒花洋绉裙”、宝玉的“锦边弹墨袜”(第三回),写到服装背后的纺织、配色技术。考察曹雪芹讲编织印染的残文,我们会发现他对此有专门的研究^⑮。其二,饮食的描绘。《红楼梦》写了许多宴会,美味佳肴可谓“水陆罗八珍”^⑯。“小说不仅写酒的种类繁多,如黄酒、惠泉酒、绍兴酒等,而且描写了行酒令热烈而生动的情景。”^⑰曹雪芹还借妙玉之口,传达出丰富的茶道知识。其三,屋宇陈设的描绘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回写秦可卿的房中,有唐伯虎的画、秦观的对联、武则天的宝镜,以及赵飞燕舞过的金盘、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,俨然一座陈列着奇珍异宝的博物馆,显示了作者广博的见闻和奇妙的想象。

上述事例在书中不胜枚举,尽管丰富多彩,也只能反映作者的见多识广,不足以表现他的创造力。然而,它们是曹雪芹艺术创造之前,不可缺少的文化底蕴。真正能够显示曹雪芹艺术天赋的部分,是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情诗艳赋”。那“几首歪诗”,恰恰是他十年心血的精华所在。

中国诗史上能“尽得古今之体势,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”^⑱的诗人,首推杜甫。曹雪芹的诗,从五绝到七律,从歌行体到骚体诗,他众体兼善的诗篇可追盛唐杜甫。如果把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的诗作纳入清代诗坛,与乾隆时期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,我们会发现,相对于沈德潜的“格调说”、翁方纲的“肌理说”和袁枚的“性灵说”而言,曹雪芹的诗可谓“骨气奇高、词采华茂”^⑲,他形神兼备的诗篇近似建安曹植。
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的诗,与其他诗人的作品有明显不同。首先,他替小说中的人物写诗,要符合人物的性格、身份,如香菱的诗切合初学者的特点。值得一提的是,有些诗,是先有诗歌后有人物的。《红楼梦》诗词佳作往往属于这一类。《红楼梦》全书围绕《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》而展开,这一组诗由十四首图咏构成,概括了大观园女儿们的命

运和小说的情节线索。如正册判词之一：“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”小说正是据此来塑造德、才相映成趣的薛宝钗和林黛玉的。《红楼梦》中长诗的双璧是黛玉的《葬花吟》和宝玉的《芙蓉女儿诔》，曹雪芹把这两首得意之作，安排由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来写，并赋予长诗以女儿的灵性，构成小说凄惋缠绵的韵致。

关于《芙蓉女儿诔》，笔者尚有一丝困惑，“芙蓉”究竟指哪位女儿？说晴雯为“芙蓉”，只不过是比喻意。《红楼梦》中名字与“芙蓉”有关的女儿是香菱，她以前的名字“英莲”也是“芙蓉”。而且“其先之乡籍姓氏，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”，似她的身世。在“汝南泪血，斑斑洒向西风”的诗句中，用了梁元帝《采莲赋》之句“碧玉小家女，来嫁汝南王”，此典涉及“采莲”。“香菱在小说中是首先出场的人物，且有象征性，写到她的笔墨甚多，她的重要性并不次于迎、惜等人。”^②香菱本是甄士隐的女儿，由贵到贱的不幸遭遇令人痛感“真应怜”，足见作者倾注的感情之深。《芙蓉女儿诔》中也有“释莲心之味苦”之句，“莲心”即“怜心”。所以，曹雪芹写《芙蓉女儿诔》时，有可能先以“蓉桂竞芳之月”的比喻暗示香菱遭到夏金桂的迫害，后来改为悼念晴雯的诔文。并由水芙蓉写到木芙蓉，以致宝玉将诔文挂于芙蓉枝上。《芙蓉女儿诔》中也有“斗草庭前，兰芳枉待”和“抛残绣线，银篦彩缕谁裁”的句子，似乎分别含有香菱斗草和晴雯补裘的影子。诚然，此文名诔晴雯，实诔黛玉。也可以说是对红楼群芳的伤悼，是一首寓意丰富的长篇辞赋。

先写成“情诗艳赋”，再去虚构人物，尽管曹雪芹在开篇就批驳过某些小说家的类似作法，但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得意的诗词，托付给小说中的人物。在《红楼梦》的艺术大观园里，他尽情地施展创作才华，尽显风流名士的本色。清代李汝珍的小说《镜花缘》，创作时间略晚于《红楼梦》，从小说结构（泣红亭主人作百花碑记）到思想情调（悲叹女子命运），都有“仿红”的特征，因而《红楼梦书录》将其列入“仿红之作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镜花缘》的创作动机有炫耀才学的一面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称其为“学术之汇流，文艺之列肆”，并将这一类小说概括为“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”。而在小说中显现才学的特点，也应溯源于《红楼梦》。

二 是真名士自风流:曹雪芹的名士风采 在人物上的体现

中国文化史上名士辈出,仅魏晋时期就有“正始名士”、“竹林名士”和“中朝名士”的划分^①,而曹雪芹对竹林名士情有独钟。他在《红楼梦》中所谈之“情”,是名士之情。潇湘馆里,那片翠叶青青、风雨凄凄的竹林,烘托了林黛玉的竹林名士风采。贾宝玉对女儿们的远近亲疏,以是否说“混账话”,即是否能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为出发点。曹雪芹意在通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,表达对“真名士”(第四十九回)的追慕之情。

曹雪芹创作《红楼梦》时期所处的环境,充满了魏晋时期竹林名士的生活情调。敦诚有一首联句长诗,题名为《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,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,是集乃余追念故人录辑其余笔而作也》,其中有“懒过嵇中散,狂于阮步兵。刘伶曾荷锸,徐邈但衔枪”之句。嵇康、阮籍和刘伶都是竹林名士,在曹雪芹与友人的诗酒唱和中,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名字,“阮步兵”,已成为曹雪芹的代称了。敦诚以“步兵白眼向人斜”的诗句赠曹雪芹。他还写了《佩刀质酒歌》,诗前小序饶有风趣:“秋晓遇雪芹于槐园,风雨淋漓,朝寒袭袂。时主人未出,雪芹酒渴如狂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。雪芹欢甚,作长歌以谢余,余亦作此答之。”诗中还提及“又闻阮遥集”,“遥集”指阮籍的孙子阮孚。在此,敦诚生动地再现了曹雪芹嗜酒如狂、长歌剑舞的名士派头。

名士形象,在清代中期受到小说家们的关注。大约与《红楼梦》同时完稿的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,“通过三类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利禄观念”,这三类形象“首先是儒生形象,其次是官绅形象,其三是名士形象”^②。名士形象在《儒林外史》中人数最多,足见这一类人在当时社会上带有普遍性。但是,吴敬梓意在指责科举制度,所以描写重心在杜少卿等儒生形象上,至于名士形象,如南京名士杜慎卿,并没有在小说中充当主要人物。

曹雪芹与吴敬梓对名士形象的态度有很大差别。《红楼梦》把描绘名士风采作为小说的主旋律,贾雨村式的儒生形象、贾政式的官绅形象,在《红楼梦》人物中,已成为末流。而以黛玉、宝玉、湘云为代表的名士形象,在小说中已占主导地位。

罗宗强先生曾把竹林名士分为三类,第一类是嵇康,这位名士提出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^②,完全否定名教。“他厌恶仕途,傲视世俗,追求一种自由自在、闲适愉悦、与自然相亲、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。”^③第二类是阮籍,“他反对名教,但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、忤世违俗。他在险恶的政局中依违避就,惧祸自全”^④。第三类是山涛,“把名教与自然引向一体,虽有玄思,虽向往自然任心,但并不违反名教,在人生态度上是积极进取的”^⑤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似乎有些也可以归入这三类名士之中。第一类,如嵇康般刚肠疾恶、宁死不屈者,首推林黛玉。作为《红楼梦》中彻底的悲剧人物,作者对她给予最多的同情和仰慕。对于嵇康的思想,早在曹寅的诗中就有所流露:“丰草长林独离群,四时风角祝朝昕。何因不画青山鹤,叱驭双双礼白云。”^⑥诗中的“丰草长林”化用了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里的比喻:“此犹禽鹿,少见驯育,则服从教制;长而见羁,则狂顾顿缨,赴汤蹈火;虽饰以金镫,享以佳肴,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。”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自由的精神,在曹雪芹祖辈的诗中就已奕奕闪光。曹雪芹在小说中表现宝玉厌恶仕途时,曾写他“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,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”(第三十六回)。与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不愿做官的“七不堪”,如出一辙。曹雪芹敬仰嵇康,嵇康的名士风采在宝玉、妙玉、湘云身上都有体现,但黛玉形象上寄托最多。

第二类,如阮籍般刚柔相济、不死不屈。阮籍在表面上似乎比嵇康多了一丝懦弱、一丝痴态,但嵇康很敬重他那“口不臧否人物”、“发言玄远”的处世态度。与嵇康相比,曹雪芹更倾慕阮籍,他甚至给自己冠以“梦阮”之名。宝玉在神态上与“世人多谓痴”的阮籍很相似,这一形象,寄予了作者深沉的名士情结。值得一提的是,史湘云那句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的宣言,使得人们在谈论这个人物的时候,每每提到“魏晋风度”、“名士风流”。其实,同是名士,也有各自不同的处世态度。作者写她着眼一个“憨”字、一个“痴”字,与宝玉之“痴”遥相呼应。都具有阮籍的“外坦荡而内淳至”^⑦的品质。阮籍得以不死,又能保持操守,凭他的“醉”态,第六十二回湘云醉眠芍药茵也最能代表她的风采。山石僻处、芍药花飞、红香散乱、蜂蝶闹嚷的景象,衬托出湘云酣醉的神态。与葬花的黛玉、扑蝶的宝钗相比,面对着花落蝶飞而不牵动春恨秋忧的人,的确多了一层智慧与逍遥。她有时也劝劝宝玉,有时也吃些鹿